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二

古音

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以躊躇與去傷與悵信與親爲韻蓋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也而師古曰躇合韻音丈預反傷合韻音式向反信合韻音新合韻猶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此音改以叶之也又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師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釭江皆從工得聲何所

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音猶未變至唐乃變
爲似頁反矣師古全不通古音不能校舉聊一出之

丞相非衍

孝成趙皇后傳成帝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
印鄉晨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
劉敞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衍
丞相大司空五字也按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
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奈何令長信聞

外戚傳敘趙昭儀殺後宮皇子事有云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顔注但云謂太后而語意不詳按太后是元帝王皇后成帝之母顧氏補注云奈何令長信聞之者謂何道令太后得聞也顧說是

年九歲

平帝即位年九歲見外戚傳及元后傳劉原父曰衍年字愚按王莽傳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于孺子嬰亦曰年二歲後漢本紀亦云沖帝年三歲質帝年九歲竊恐年若干歲古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衍字

第宮誤

平帝后莽女也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宮即上文大司徒馬宮也而師古以第宮爲句注云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師古之妄如此

五女同節

元始四年莽女入宮爲后時平帝年十三莽女十四至五年帝即爲莽毒死后立僅歲餘且馮昭儀傳謂平帝生未滿一歲即有眚病元后傳亦謂帝年九歲徵入常年被疾然則帝與莽女不能成好合也莽即

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令人豫飾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發病不起莽敗女自投火中死曰何面目見漢家凡守節十九年年三十三莽乃有如此賢女異哉後曹操篡漢而其女爲獻穆曹皇后以後書本紀所載觀之操女亦可謂賢正貞莽女相類偶見近儒考證書中有一條以莽操女皆有節操又宇文泰女爲西魏廢帝后帝爲泰廢以酖崩后亦以忠于魏罹禍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帝崩堅以大丞相專政后知堅有異圖意不平及禪代憤惋愈甚堅內愧之封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

志后誓不許堅乃止李昇女爲吳讓皇太子璉妃及昇篡位封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嗚咽流涕而辭五女同節

新都

王莽傳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莽罷就國南陽太守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毛詩周官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　甚盛

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愚謂莽之奏劉歆爲之也歆當哀帝時已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責讓之諸儒皆悲恨奏歆改亂舊章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至是柄用乃得行意鄭康成稱劉歆識古故能表章墜典意良厚矣惜乎所事非其人重爲世所詬病逸禮古尚書幾存而復亡然毛詩周官之與

則頗有力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歆是矣

更始將軍

王莽傳下王涉劉歆董忠等叛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云云攷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史諶爲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改元爲更始之後當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諶度渭橋恐皆寧字之訛也

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緑

古少字遂其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歷代文字體乖日久顏師古漢書注敘例云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慶元間建安劉之同刻跋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雌黃所加字一從古張守節顏師古學識皆不甚高至於

劉之同也者不過趙宋時刻書之人尤爲浮淺然此三家者猶知好古故其議論如此亦足以鍼砭俗學今就毛板史漢攷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如史記武帝本紀張羽旗設供具封禪書同而漢書郊祀志供作共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伺之得勃而漢書伺作司又史記灌夫傳令門下候伺而漢書伺亦作司漢書於趙廣漢傳亦云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說文卷八上人部伏字注云司也徐鉉曰司今人作伺又伺字在新附徐鉉曰从人後人所加史記留侯世家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而漢書他作它史記蕭何世家發蹤指示獸處者

人也而漢書何傳蹤作縱史記酈食其傳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而漢書藏作臧史記自序藏之名山而漢書藏亦作臧史記吳王濞傳袁盎見上言事鼂錯在請屏錯錯趨避東廂而漢書以此事入錯傳廂作箱漢書董賢傳太皇太后召賢引見東箱義門何氏校改作廂恐誤史記韓長孺傳以慰士大夫心而漢書慰作尉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中山孝王興傳以尉其意並同史記長孺傳又有貪嗜財而漢書嗜作耆今說文火部既有尉字心部又收慰字老部既有耆字口部又收嗜字此等當

皆是漢俗字或出秦人非周所有而許氏有之許氏參酌古今定此書雖好古實則大半皆從秦漢人說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而漢書讓作攘漢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據此諸條觀之則史記多俗漢書多古可見惟史記貨殖傳領南河北固往往出鹽古無嶺字只作領此古字僅存者而南越尉佗傳云兵未踰嶺東越傳云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仍從俗兩處嶺字漢書皆作領蓋張守節雖以有古字爲好本未及詳改至宋而好本盡亡漢書之存古則

宋景文力居多

凡史記以字漢書皆作目馮唐傳唐論李齊不如廉頗李牧上曰何巳巳卽以也古作㠯隸變爲巳又旁加人遂作以又分爲二巳爲止以爲虛字惟漢書存古而傳寫成目此云何已者謂何以言之師古曰巳猶耳其謬不待言而近代名公許云巳與以通史記作以名公全不識字又儒林傳目立先王之教目字下注音以二字而無師古曰考南監板本無此二字而毛板突有之師古雖不通小學然陋不至此其非師古注顯然乃明季妄庸人所爲

漢紀

荀悅漢紀自序云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元年上巡省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悅於是約集舊書通比其事凡在漢書者大略粗舉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凡所行之事删略其文爲三十卷無妨本書有便於用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觀其書蓋專取班書別加銓次論斷之而班

書外未嘗有所增益觀自序可見而其間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悅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間有之然已僅矣悅淑之孫儉之子後書本傳稱其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蓋始進即依曹氏而從弟彧又爲曹謀主故此序有元輔征討云云要之此時獻帝僅存虛號如悅彧亦未足多責四百有一十六載本傳無一十兩字據高祖元年未即眞之元年數起數至獻帝庚辰恰四百有六載一十兩字後人誤加之據嘉靖戊申黃姬水刻其篇首當爲十一世十二帝通王莽二百三十年今云云者亦皆誤

悅自言志不能盡而其實於志文亦往往摭入非但取紀傳者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一

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范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說詳後蔚宗著書指趣及其爲人說詳後南史篇中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卽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爲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

志補范書卽劉昭所爲故後人題之如此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亾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爲亾失更屬顯然蓋五行志多伏生鴻範五行傳文劉昭于貌言視聽傳皆采鄭康成注獨此卷思傳劉注亾鄭注亦因之遂亾也

晉書八十二卷云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出後宣帝弟敏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

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亾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餘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年六十餘今彪書志現存凡三十卷篇即卷也則其紀傳僅五十篇未免太略范蔚宗書紀傳其百卷較彪且不啻倍之觀彪自述嫌舊史煩穢志在刪除則彪意于志稍詳而于紀傳則甚略所見稍偏劉昭用范紀傳而補以彪之志頗爲合宜

蔚宗非不作志未成而誅死後爲謝儼取其稿蠟以覆車故惟存紀傳事見李賢後漢書第十卷下公主傳注洪邁容齋四筆第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洪云李賢謂出沈約宋書謝儼傳儼傳都無之江祏諂謝朓朓適作一詩命左右取以示祏既而曰正復不急遂已祏以爲輕己譖而殺之李賀平日素輕一友賀天亾後其人取賀所作詩投溷中故賀詩傳世者不多以蔚宗之恃才傲物取憎羣小如江祏之恨謝朓者必多矣故其誣以重罪而殺之乃身後著述之遭阨又與李賀同千載而下可爲隕涕然人皆有一死蔚宗畢竟常在天壤彼妬賢嫉能之小人如謝儼者亦何爲

哉

蔚宗又別自作箴銘以述百官梗槩欽明階次詳悉見蕭子顯南齊書百官志敘首蔚宗固非不能作志者

劉昭李賢注

梁書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幼清警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南史文學傳畧同攷昭

注范氏紀傳司馬氏志今世所行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傳八十八卷即其本也梁書所云一百八十卷八十當作三十唐章懷太子賢旣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唐初諸皇子好以著述爭名太宗子承乾命顏師古注漢書泰引蕭德言等撰括地志矣賢又招儒臣爲此枉使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注并襲取舊注攘爲已有者

爲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者張大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見新唐書八十一卷韋懷本傳又見八十九卷張公謹傳一百二卷岑長倩傳諸人皆無所表見學識未必佳于劉昭或襲取或改壞恐皆不免格希元姓格見公武郡齋讀書志作革希元未知何據宰相世系表格氏允格之後輔元相武后希元即其弟然則作格無疑

唐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范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愚謂知幾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斥劉昭恐未必然

大約唐初人有此一種議論所以李賢輩有事攻譔補注遂遭廢去大半就如知幾之言則昭注似裴松之之於陳壽松之雖少裁斷其博亦有可取此等入正文則煩猥入注猶差可況昭注必勝松之邪凡著述空際掉弄提唱馳騁愈多愈亂人意紀載實事以備參考雖多不甚可惜

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前八卷皆前漢而後漢僅居其二詳案之亦醇疵互見也其中最精者一條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所以誤

爲要之故仁傑則云古文要作𡿫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本作黽子章句而誤作𡿫耳此條實精妙無比似深於小學者乃於牙門一條內論車字古皆音尺奢切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則全不識古音而亂道矣牟字一條據歐陽永叔詩本義強指來牟爲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而斥毛鄭赤烏以牟麥俱來爲誕大約趙宋人說經如邨氓演劇里巫降神一派擊風捕影如仁傑的是趙宋人口吻塗山一條以郡國志爲范蔚宗所作豈非目視而不見其睫者邪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二

光武先主同出

光武與蜀先主同出於景帝光武紀云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三國志蜀先主傳云先主姓劉諱備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是同出也前書景十三王傳賢愚不

等賢者如河間獻王諸侯中所僅見其凶殘悖亂者至無復人道而後漢與蜀則又同出於此亦異矣

前地志陸成係中山國屬縣非涿縣亭未詳

六隊

光武紀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戰李賢注王莽置六隊郡置大夫一人如太守南陽為前隊河內為後隊潁川為左隊宏農為右隊河東為兆隊滎陽為祈隊按前書莽傳分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劉奉世謂其下文別有河南大尹改為保忠信卿則知六隊中無河南河南二字當作滎陽劉說得

之李賢此注

清陽

伯升破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注淯陽縣屬南郡按淯陽地理郡國二志皆屬南陽此作南郡當是脫陽字

兵法六十三家

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按莽傳云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此者字宜在家字之下司馬彪天文志述此事亦云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亦誤也

宗佻

驃騎大將軍宗佻更始傳作朱佻

破虜將軍

更始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按上文云破虜大將軍此似脫一大字

舞陽

更始使舞陰王李軼屯洛陽注舞陽縣屬南陽郡按地理郡國志皆云南陽有舞陰帝紀及馮異傳皆云李軼爲舞陰王此注誤更始傳作舞陽王亦誤

光武封更始

建武元年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今封爲淮陽王吏人敢賊害者皐同大逆愚謂更始因伯升起實以無罪殺伯升光武封之類以德報怨矣但當如盆子待以不死耳

盧方

盧方起安定方當作芳

眞定王揚

建武二年眞定王揚謀反注揚景帝七代孫按揚常山憲王舜七代孫當作景帝八代孫

東陽津鄉

建武三年建義大將軍朱祐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按續志育陽有東陽聚注朱祐破張成處又五年征南大將軍岑彭伐田戎於津鄉按續志南郡江陵有津鄉

喬扈

建武七年雲中太守喬扈降按盧芳傳作僑扈

高句驪

建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按王莽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至是復故

下辯

中郎將來歙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按下辯道名地理志有下辯道續志脫道字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辯道長任詩則知後漢仍爲道注縣名非也

三校尉

建武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注七年罷按此紀凡置字皆誤作致不知何故此致字亦誤但本紀七年但云省長水射聲校尉官不言屯騎此注恐尚有小誤

葉

建武十七年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按葉章陵俱屬南陽注脫陽字

復南頓田租歲

建武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歲按據文不見歲數係歲上脫一字其下文父老叩頭言願復十年帝笑增一歲而其下文二十年復濟陽六歲南頓當與濟陽同則此當爲初復五歲增一歲爲六所脫疑五字

中郎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請和親使中郎

李茂報命按匈奴傳作中郎將此疑脫一字比後爲南單于自此世世爲漢用矣

中元元年

中元元年夏四月巳卯改年爲中元按祭祀志四月巳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用四字紀元亦見東夷倭國傳傳寫誤脫建武二字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采通鑑考異及胡三省注引洪适隸釋辨之甚詳

光武年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按

光武二十八歲起兵中更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年六十三此二字傳寫誤也

吳常

顯宗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注以吳常行度遼將軍按吳常當作吳棠

艮成

永平十五年帝耕于下邳徵瑯邪王京會艮成注艮成縣名屬東海按續志艮成屬下邳

西河王敏

永平十六年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注漢官儀曰

敏字叔公幷州隰城人按據此則王氏在幷州者尚有西河一望不止太原

兩二月

永平十七年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二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兩二月下衍

司寇

永平十八年詔令天下亾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一本寇下有作字按此上文十五年詔亦有此三條寇下亦無作字而和熹鄧后紀亦云右趾以下至

司寇但章帝紀建初七年詔先言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然後繼之以亾命贖死罪云云章和元年詔同如此則寇下可省作字而元和元年詔亦有輸司寇作之文若永平十五年十八年詔其上文絕無輸司寇作字樣何得但言司寇實屬不成文理此非脫作字乃史家因吏牘之文而失者

今城

肅宗紀建初二年燒當作羌叛令城太守郝崇討之

今城當作金城

產子復

元和二年詔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按前高紀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此多一歲

諱肇

和帝紀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按許愼說文肈音火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愼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愚攷說文卷十二下戈部肈但云上諱並無火可反之音亦無解釋惟徐鉉注云後漢和帝名也李舟切韻云擊也从戈肁聲直小切卷三下攴部肇字則注云擊也从

攴肇省聲治小切卷十二上戶部肁字注云始開也从戶从聿治小切釋詁肇始也又謀也釋言肇敏也大雅江漢肇敏戎公毛傳用謀訓合而攻之此字訓始者當作肁不當从攴今伏侯既謂諱和帝名曰始而字又爲肇非也从攴者訓擊則从戈者不訓擊李冉之言亦非至和帝名既訓始則音兆者是說文反切用孫愐雖出於徐氏而當李賢時葢已有附入者但音肇爲火可反殊屬舛謬

二月壬辰

和紀云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按章紀章帝

以正月壬辰崩而此紀和帝卽位在二月壬辰二者
書曰必有一誤

阜陵王种

永元三年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爲長公
主辛丑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种之子按太后上脫
皇字比陽當作沘陽种阜陵王延之子注中种字傳
寫誤傳作冲毛板脫誤不悉出聊偶著之

租更

永元九年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
槀更謂踐更之役也

趙世

燒當羌寇隴西遣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趙世西羌傳作趙代彼避唐諱一書中有避有不避疏畧也今不悉出聊一見之

遼東昌黎

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按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注曰今昌黎昌黎之名始見於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於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茫昧難

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縣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李賢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若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非昌黎再攷

龍眼

元興元年南海獻龍眼荔支注廣雅曰益智龍眼也按龍眼與益智非一物廣雅誤說詳唐愼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第十三卷文多不載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三

史書五十五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官王太史籀所作書五十五篇按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

淸河王

十二月甲子淸河王薨按淸河王慶不名殆以其爲安帝之父故耳然勃海王鴻質帝之父仍名何也例亂矣

犍爲南部

永初元年春正月戊寅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按續志云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

兩三月

永初元年書三月丙午其下書丁卯又其下書三月癸酉上三字當作二

不調會稽

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他郡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

下文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或但此役不調非以遠故免

遼將

永初四年遼將太守耿夔討南單于將當作東

元初元年多誤

元初元年一年中紀事多脫誤如三月巳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連書三月既無理巳卯與癸酉相距五十五日日亦有誤其下文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一歲再日食恐亦誤其下文又云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十一月下又有脫

太僕山

元初二年太僕山太山馬英爲太尉上山字衍

無慮夫犂

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無慮縣屬遼東郡慮音閭有醫無閭山因以爲名焉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按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有無慮縣醫無閭山則在屬國之無慮縣不在郡所屬之縣至夫犂則郡與屬國皆無此縣注於二者皆有誤

聽行三年喪

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按劉愷

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謂此事也建光元年三月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其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矣其後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延熹二年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此事反覆乃爾國將亾必多制也

與馬城

建光元年鮮卑圍烏桓校尉與馬城按與當作於

春秋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按春秋上脫左氏二字

北海樂安二王

延光三年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北海王普於上年薨此乃恭王嗣位來朝普當作翼何氏焯已辨之愚考樂安王此時名鴻延字亦誤

右校令左校丞

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按志左右校皆有令丞劉昭注並云安帝復此當作右校左校令丞官

高王

延光四年濟南王香蕤注光武曾孫高王錯之子按
高王當作簡王
琅邪王遵
永和三年琅邪王遵蕤按本傳及安帝紀遵俱作尊
濟北王
永和四年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按安爲
濟北王安本傳作安國
馮赦
建康元年揚徐盜賊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討之
按隸釋曰以馮緄爲馮赦紀之誤也此事亦見緄本

傳而袁宏後漢紀第十九卷又作馮放放赦字相似殊不可解

質帝紀宜補一條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清河王蒜徵至京師其下敘質帝封爲建平侯卽皇帝位之下當補一條云清河王蒜罷歸國則上文蒜徵至京師之句方有下落

堂邑曲陽東城

質帝紀廣陵賊張嬰反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攻殺曲陽東城長按堂邑下當有令字隸釋費鳳

碑有堂邑令是也但順帝紀海賊曾旌殺句章鄞鄮三縣長此三縣未必皆是長恐當有令則是令長通稱至注云曲陽縣屬九江郡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攷曲陽縣前志九江東海二郡皆有之續志東海曲陽改屬下邳九江曲陽加西字此處不知是范氏誤脫去西字邪抑李賢誤以爲九江所屬也又攷東城縣前志屬九江續志則無此縣今據此紀及注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未詳

馬勉稱皇帝

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按監本皇作黃滕撫傳亦作皇後華孟稱黑帝則此宜作黃

帝弟顧

桓帝紀建和二年封帝弟顧爲平原王按顧本傳作碩

長沙國

永壽三年長沙蠻叛寇益陽注縣名屬長沙國按長沙是郡非國

己酉

永壽八年先書春正月云云其下即書丙申晦日有

食之云云又其下又書巳酉云云按旣云丙申晦則巳酉上脫二月二字

涇陽

靈帝紀建寧元年破羌將軍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名屬安定按前志涇陽屬安定續志安定無涇陽

建寧五年

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三卷建寧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矦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如會殿之儀云云案紀建

寧五年夏五月巳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則此事當
書於熹平元年

甘陵王悈

熹平元年甘陵王悈薨按悈當作理章帝六世孫清
河王蒜之子

中山王暢無子

熹平三年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按中山王本
傳云暢薨子節王稚嗣紀傳不同

河間王建孫

熹平四年封河間王建孫佗爲任城王按任城王傳

以佗爲建之子非孫紀傳不同

東平王瑞

光和二年東平王瑞䝉按瑞當作端

安平王續

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反安平人執其王應之注安平王續按續本傳作績

十月庚寅

中平二年冬十月庚寅云云按是年十月朔日爲丙申則是月中不得有庚寅日此書庚寅誤也

敘事無根

靈帝紀末突書宦官殺何進嫌無來歷宜言進謀誅宦官謀泄爲所害又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董卓自爲司空其下卽書董卓廢少帝爲宏農王而其上文未書明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入則敘事無根亦其失也

鄧泉

興平二年李傕郭汜等殺光祿勳鄧泉按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者唐人避諱改

爲輔國將軍

獻帝紀建安元年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

等十三人爲列侯按董承下爲字衍

橐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眞定橐人也按地志眞定國有橐城縣此但作橐未詳或省文耳

竇后比呂后

章德竇皇后竇憲之妹崩後太尉張酺等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其尊號不合葬先帝按竇后私幸都鄉侯劉暢及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事見竇傳與呂后私辟陽侯審食其正同故以爲比

儀比敬園

和帝之母梁貴人爲竇后所忌以憂卒和帝立廼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案和紀章和二年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即所謂敬園也注反以後事爲比大謬

和熹鄧后紀

和熹鄧皇后紀諒闇既終下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凡三十八字此脫監本脫同

虞美人陳夫人皆以梁氏故榮寵不及議郎卑整請加尊崇注引風俗通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則作卑信矣而袁宏後漢紀第二十四卷作畢整蔡邕集有雁門畢整爲胡廣掾卽此人二者未知孰是

改姓薄

桓帝鄧皇后后少孤母改嫁梁紀紀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隨母冒姓梁氏及立爲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按五行志薄作亳

父諱武

桓思竇皇后父諱武按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

太后后

熹平元年太后卒于比景后感疾而崩挍太后之下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

曹后薨年

獻穆曹皇后諱節曹操女建安十八年操進女爲夫人十九年拜爲貴人伏后被弒明年立爲皇后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案在位七年者遡爲貴人至降爲山陽夫人之年總數之故得七年也景初當作景元傳寫誤耳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陳留王奐景元元年夏六

月巳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是也自魏氏初立后降爲山陽公夫人數至此恰四十一年又武帝紀敘操之祖曹騰事裴松之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云云官有曹節而騰之父亦名節葢同姓名者然則於獻穆皇后爲高祖不應獻穆命名上同之二者必有一誤

舞陽長公主

世祖光武皇帝長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注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

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按章德竇皇后傳亦作舞陰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四

續志所本

梁劉昭注晉司馬彪紹統續漢書志自序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范志全缺序例所論頗褒其美適借前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此序汲古閣毛氏不載遂令讀者茫眛宛平孫氏安溪李氏

疑當作仿

皆以司馬志爲范書矣洪者劉洪也邕者蔡邕也董者董巴也蔡即邕也據此序則知范史有序例今刻亦無京房論律以候氣爲主其說受之焦贛此易學與律歷之微言必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乃不見於前志而司馬氏特詳著之蓋蔡邕所取也禮儀志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爲禮儀志祭祀志注云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此志即邕之意也天文志云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迄獻帝注云蔡

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攷馬續字季則馬援之從孫嚴之子融之弟也附見後書援傳末五行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之以續前志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班固百官公卿表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以爲百官志

甲子

續律歷志云記稱大橈作甲子劉昭注引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橈月令章句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按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

季冬臘

禮儀志季冬之月大享臘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按漢家行夏時已久矣此季

冬月豈戌月乎高堂隆說非也

甘石

續天文志云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劉昭於石申夫下注云或云石申父按前志於槍欃棓彗諸星及二十八宿與五星皆引甘氏石氏經而此志則與萇宏梓愼裨竈並稱當爲戰國時人予所見前明隆萬間人彙刻書中有星經分爲上下兩卷首題云漢甘公石申著壹似併二人爲一人者已屬大謬其第一行又題云原鈌文一張亦未詳前志所采甘石說此經中皆無之

危八度

續五行志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案袁宏後漢紀危八度作十度此下所載說與袁宏紀大同小異不知宏所取即司馬氏續志文乎抑或別有所取也

三史

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按三史謂史記前後漢書而後漢則指謝承或華嶠書

省并朔方

司隸校尉自爲一部其餘豫冀兖徐青荆揚益涼并
幽交分爲十二州州各刺史總統之合司隸共爲十
三部此制已詳前書後漢同惟朔方刺史於建武十
一年省并交州見光武紀及郭伋傳與前漢異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郡國志敘首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郡太守所
治之縣自宜先書此例甚當前志每郡先書者不必
定太守治則太守所治宜逐郡詳書之乃都尉治則
書太守治不書此前志之不如續志者至刺史治續
志皆詳書之而前志亦不書說已見前若都尉前志

有治所續志無者百官志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注云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故郡國志無其治所

司隸校尉部獨爲一卷其治所自當在雒陽故不注劉昭於卷尾注引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此例之異者漢舊儀或出衛宏或出應劭或出蔡質皆不可知書字誤衍至交州部蒼梧郡所屬廣信縣下注云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此刺史治三字疑是司馬彪原注葢劉昭既用小字注此志乃以司馬氏原注進爲大字見昭自述則此刺史治似當爲大字在

注之上傳寫誤移入注矣非司馬氏獨漏此州也若九江郡所屬歷陽侯國大字云刺史治而壽春縣下小字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二說之所以不同者何氏焯謂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據末年攷志據永和五年而交州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羸𨻻縣元封五年移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元封前漢武帝號以此例之可見志據永和而漢官亦不據末年若據末年何不書交州刺史治於番禺乎何說未的

各州皆書刺史治惟益州廣漢郡雒縣涼州漢陽郡

隴縣獨書州刺史治多一字亦宜刪歸畫一

世紀荒誕

郡國志劉昭注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禹九州之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又言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又言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賓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

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此等實數皇甫謐從何處得來乃言之鑿鑿如是試思虞夏及周成王年數尚且不可知乃詳述其地之頃數民之口數豈不可笑謐之謬妄乃爾而劉昭信之可謂愚矣又云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八人按班志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與謐言俱不合謐之荒誕肆臆妄

造㚔其著述多不傳而引見他書者尚足惑人故辨之

郡國建置沿革非劉昭注

河南尹下小字注云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其下繼以應劭漢官曰尹正也云云又其下則大字云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各郡國仿此但河南雒陽是京師故各郡國於沿革下又多去雒陽若干里一句愚謂前志每郡下必小字系以建置沿革其下若有顏注則以師古曰三字

別之其下則大字書戶口若干蓋前志凡班氏本注亦用小字因顏注既有師古曰三字爲識別不慮其相溷也而戶口數却作大字書之續志既取司馬氏本注進爲大字而各郡國名下小字建置沿革即班氏遺規故仍其舊不進大字若以秦三川郡云云爲劉昭注則非矣

郡國名下本注亦作小字與昭注無別而仍有別者本注不引他書昭引他書以隔之其有不引者濟北國加臣昭案字琅邪國遼東郡下加案字其清河國桓帝云云丹陽郡孫權云云犍爲郡劉璋云云益州

郡諸葛亮云云張掖郡獻帝云云無識別例有小出入要皆彪語非昭注而大字則專主永和五年但濟北國琅邪國旣揷入臣昭案云云而其末雒陽里數一句仍彪本注閒厠錯襍殊爲眩目

郡國去雒陽里數

各郡國皆注在雒陽東西南北若干里此前志所無而甚有理但又有闕書者右扶風魯國常山國北海國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定襄郡朔方郡廣陽郡凡十一郡國此自亂其例也又凡屬國皆不注去雒陽若干里一句而遼東屬國獨有之例皆不定晉唐

書地理志以州府下皆言至京師里數法續漢志也

刺史治去雒陽里數

太守所治既注去雒陽里數而刺史總統一部反不注此司馬之闕漏故劉昭每條輒采漢官注之乃又有如山陽郡昌邑縣兗州刺史治東海郡剡縣徐州刺史治齊國臨菑縣青州刺史治九江郡歷陽侯國揚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益州刺史治太原郡晉陽縣并州刺史治凡六處皆失注去雒陽若干里此似劉昭之自亂其例矣詳攷之昌邑剡縣臨菑雒縣晉陽皆先書者則皆太守治也而刺史亦治之又有如

廣陽郡薊縣蒼梧郡廣信縣皆刺史太守同治一縣者此制似後漢則然而前漢未必爾俟再攷昌邑等四縣既爲刺史太守同治則注于郡下不必復注于縣下此不得謂劉之自亂其例也并前條所摘廣陽之薊縣既注於縣下亦不必復注於郡下亦不得謂劉之自亂其例矣但太原之晉陽郡下縣下皆無此一句則何以解乎蒼梧之廣信郡下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縣下注去雒陽九千里彼此不同則又何以解乎司馬氏既多鏬漏劉昭欲排明司馬氏之指而反滋疑竇如此可見古人著述能無遺恨者亦

少

城卽縣

前志大字戶口下提行重起書縣若干續志則郡國名小字沿革之下卽用大字先書若干城然後連書戶口若干城卽縣若干

志據永和

河南尹下戶口據永和五年永和順帝號也則疑郡國建置亦據此年但志宜據最後爲定故前志據元始永和以下漢運尚有八十年不知何以據此志尾總論亦言順帝蓋司馬氏偶得永和之籍遂據之而

以後之籍未之得故也劉昭云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爲本乎此意昭已見之今歷考郡國下小字本注各屬縣下大字本注或言某帝所置或言某帝所更名或言某號某年改皆在永和五年以前間有下及永和三年者而從無五年以下則知此志以永和五年爲定至漢末事仍有偶見者要無害於大字之爲專主永和如淸河國注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然大字仍書淸河則可見

國隨郡次

前志每郡注屬某州旣不如續志徑分各州之直捷

而將各國總聚於各郡之後遂致東西間隔南北錯
互亦不如續志隨各國道里附近之郡編次爲愜當